

# 西方傳教士陸若漢與朝鮮燕行使交往考述

## 16世紀耶穌會對西學傳入朝鮮的影響

劉小珊\*

朝鮮西學是朝鮮17、18世紀的外來文化，源於明末清初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國西學，主要通過朝鮮的赴燕使者而獲得。在有關的史書和日記中，燕京使者留下不少早年在北京接觸西人西學，以及他們與中國士人討論西學的記載。借助中國這一中介接觸西方思想文化，通過漢文西書傳入的西學對朝鮮的新學風起了很大作用。然於其中做出貢獻的明末耶穌會傳教士陸若漢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國內迄今未見相關論述。陸若漢同燕京使者李榮後關於東西方文化的探討，以及贈送朝鮮國王西洋器物與書籍之舉，應視為第一次耶穌會策劃下的正面接觸行為，為朝鮮西學的傳播開了先河。

大航海以來，以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人陸續抵達東方傳教，他們以“海上大發現活動”為始肇，幾經輾轉，數易其地，帶給亞洲各國神奇的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科學文化，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士、各國外交使者於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之作用。西學東漸——西方文化的東傳路徑首先是中國和日本，再從中國傳入朝鮮，朝鮮的西學初傳史是西學入華史進一步東傳的延伸。其中朝鮮的燕行使<sup>(1)</sup>是西學入朝的中堅人物，當時的燕京（北京）則是西學入朝的一個中轉站。

歷史上，中國與各國的關係總被視作是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此種宗藩關係下的往來，祇能是朝貢與賞賜。明朝時期，中朝兩國的關係尤為密切，朝鮮使者“歲輒四五至焉”，明朝政府每次都“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也”。<sup>(2)</sup>明代人嚴從簡記載：

（朝鮮）每歲凡萬壽聖節、正旦、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他慶慰、謝

恩等使，率無常期，或前者未還而後者已至。（……）天朝亦厚禮之，異於他蕃。<sup>(3)</sup>

清朝建立之後，每年元旦、冬至和中國皇帝生日，朝鮮都定期派遣使者到北京祝賀。對中國皇帝登基、上尊號、冊封皇后、建儲、平叛等大事，朝鮮也派使問候或祝賀。中國對朝鮮國內的國王繼位、立儲、封后、弔祭、賜諡等重大事務亦同樣關心，常派使者前去致賀、慰問。朝鮮同清朝進行的使節活動，據有關學者統計——

從1637年始至1893年，歷時二百五十六年，每年定期派出的使節共達五百十四次，再加上不定期的使節交往，其朝貢活動的次數則更多。<sup>(4)</sup>

朝鮮燕行使的來華朝貢在明清時期中朝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橋樑作用。中國思想文化、宗教哲學，以及傳統藝術通過各種書籍傳入朝鮮，令本研

\*劉小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語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究注目的是，朝鮮人接觸西方學術、思想和文化，也是借助中國這一中介、始於明朝末期。借助於漢文西書，通過中國傳入的西學對朝鮮的新學風起了很大作用。

《燕行錄》中，燕京使留下了不少早年在北京接觸西人西學，以及他們與中國士人討論西學的記載。其中乾隆年間的朝鮮使臣樸趾源<sup>(5)</sup>曾表現出對西人西學的極大興趣，在他撰寫的《熱河日記》中就記載有他來華後對中國學者說過的一段話，稱：

鄙人萬里問關，觀光上國。敝邦可在極東，歐羅乃是泰西。以極東泰西之人願一相見。<sup>(6)</sup>

韓國當代歷史學家李元淳認為，朝鮮同西歐文明的早期接觸並非借助於西洋人，他稱：

通過留京朝鮮使者和北京四座天主堂以及耶穌會聖徒所轄天文曆法機關——欽天監才實現的。明清時期移植於北京一角並已漢化的歐洲文化即“清歐文明”，通過赴京朝鮮使者而源源不絕地流入漢字文化圈範圍內的政治封鎖世界——朝鮮王國。政治使者承擔剛剛漢化的西歐文明的“文化導管”作用。<sup>(7)</sup>

有鑒於此，本研究欲在國內外史料的基礎上，以16-17世紀明朝末期為大的時代背景，以東西方間的交往史實為主線，對當時來往於澳門與北京，在兩地政治、軍事交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西方傳教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與燕京使交往的若干事實作一考證，欲對西學的早期傳入朝鮮，尤其是耶穌會通過中國這一中介地向朝鮮展開的西方文化攻勢作一探索性的分析。

### 一

朝鮮為明朝的屬國，歷年均向明王朝進貢。朝鮮燕行使進貢明朝多以遼東陸路交通為主。天啟以後，由於滿洲勢力在遼東地區興起，陸路交通堵

截。明政府正式“令改朝鮮貢道，自海至登州”。關於這一貢道，朝鮮《增補文獻備考》明確記錄：

自宣川宣沙浦發船至鐵山椴島—廟島—登州—萊州—德州—涿州—良鄉縣—大井店—北京。<sup>(8)</sup>

崇禎二年（1629）時，椴島帥毛文龍曾要求改道，不經登州而經覺華島入寧遠衛。但是，“改陸後，覺華島水路遠倍登州。所經鐵山嘴一帶巨海接天，絕無島嶼，躲藏暗礁，險惡無比。數年之間陪臣淹死者五人”。<sup>(9)</sup>因此，燕行使對改道覺華之交通感到十分不便。所以從一開始，朝鮮燕行使就不願從覺華島登陸，故屢派使臣奏請恢復登州之航路。崇禎三年（1630）七月朝鮮進慰使鄭門源從登州上岸進京，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請復登州舊路”。<sup>(10)</sup>

這一次鄭門源率領的朝鮮使團經登州入京進貢，使團共三十九人，通事為李榮後。鄭門源使團於崇禎三年十月到達北京，又於崇禎四年（1631）六月返抵朝鮮。<sup>(11)</sup>陸若漢於崇禎三年初，再次返澳門購砲募兵，遴選“銃師藝士”二百人，“僱伴”二百，還攜帶十門火砲，準備進京，但這支隊伍在江西境被阻，僅允許陸若漢帶少部人進京。崇禎四年三月，由於登州前線吃緊，陸若漢與公沙·的西勞及一部分葡人銃師“為登撫（孫元化）調用”。<sup>(12)</sup>可知，陸若漢在崇禎四年三月後已在登州明軍中服務。而鄭門源使團是在崇禎四年六月返抵朝鮮。從朝鮮到登州航程為一個月。故知陸若漢在登州與朝鮮使團相遇即在崇禎四年三月至五月間。據《李朝實錄》記載，朝鮮仁祖皇帝問鄭門源：“陸若漢何人也？”門源曰：“似是得道之人。”<sup>(13)</sup>可見鄭門源對陸若漢的認識並不很深，也應是一般性的短暫會晤。但是，就是這次短暫的會晤，卻對朝鮮的西學傳播產生了不同凡響的意義。由於李榮後是譯員，通曉中文，鄭門源安排李榮後向陸若漢學習西洋天文推步法，故陸若漢與李榮後之間卻有着更深的接觸。李榮後在同陸若漢神父深談之前，已經閱讀了《治曆緣起》、《天文略》等漢譯西洋天文書，

然後帶着問題向陸若漢求教，現存於朝鮮安鼎福《雜同散異》中保存了李榮後的一封〈與西洋國陸學教若漢書〉，在這封信中，李榮後向陸若漢請教了許多天文學方面的問題。<sup>(14)</sup>陸若漢作了回答。現保存在朝鮮安應昌著《考同考異》第二十二冊《西洋問答》一書中有一封陸若漢給李榮後的信，題為〈西洋國陸若漢答李榮後書〉。現錄全文如下：

敝國之人喜遠遊。得至明國，向蒙隆遇，獻以火器，少盡報效之忱，來至東牟，幸逢賢達，聊以所譯書籍奉覽，詎意鑒賞若是耶？萬國圖以大明為中，便觀覽也。如以地球論之，國國可以為中。中國見此圖，見西人，方知地之大、國之多也。雖東海西海，亦有聖賢，同類同理同心，在人之盡心習學耳。伏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經傳，以至釋道之典章，略知其大概。第太極生兩儀，儀分四象，象分八卦，卦生天地人物。以西理推之，太極也質也，無心無智，若非無窮全能智慧之作者，安能生物乎？若三綱、五常、五倫治國之道，與敝國同此世學也。尚有天學，恐秦始皇焚其書失其傳也。中國惟信古人，或有差訛，亦為遷就。西國之學，自古迄今，時時參討，不得其根源不止也。至若釋老之教，能以實理駁之，立見其誑誕耳。何足好信哉！生人於世，有始必終。始從何來？終從何去？莫大關頭，可不明白？此三教所不論之事，萬祈高明留意焉。天文有盈縮，是以有歲差。漢唐以來修改者幾，雖元太史郭守敬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安得不差？今皇上命敝官輩修改曆法，倘得盡譯，可保萬世無差矣。天文細理，不可以片言數位能悉，必俟有暇，細細商論。治曆緣起希簡人，先為熟玩，容圖面無晤，不一一。賤名正具。左玉侍教生陸若漢頓首拜。<sup>(15)</sup>

在這封信中，陸若漢不僅回答了李榮後有關西學的問題，並提出“東海西海，亦有聖賢”，強調東西方文化“同類同理同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陸若漢在這裡表現的疑古思想：“中國惟信古人，或有

差訛，亦為遷就。西國之學，自古迄今，時時參討，不得根源不正也。”這一封信極高地表現了陸若漢的漢學水準，其對中國學術瞭解研讀之深，非一般西士可比。陸若漢同李榮後關於東西方文化的探討，在朝鮮西學傳播史上應還是第一次深入的直接涉入。

## 二

崇禎四年陸若漢與朝鮮燕行使鄭門源的短暫會晤，不僅留下了一封珍貴的陸若漢的中文書札，而且在這次會晤中，陸若漢還將許多珍貴的西洋器物與書籍贈送朝鮮國王。<sup>(16)</sup>據《李朝實錄》：

（崇禎四年七月）甲申，陳奏使鄭門源回自帝京，獻千里鏡、西砲、自鳴鐘、焰硝花、紫木花等物。千里鏡者，能窺測天文，覘敵於百里外云。西砲者，不用火繩，以石擊之，而火自發。西洋人陸若漢者來中國贈門源者也。自鳴鐘者每十二時其鐘自鳴。焰硝花即煮硝之成土，紫木花即木花之色紫者。上教曰：覓來西砲，志在禦敵，誠極可嘉。<sup>(17)</sup>

朝鮮《增補文獻備考》亦有這一事件之記錄：

九年（崇禎四年）陳奏使鄭門源回自明，獻西洋火砲、焰硝花、千里鏡、自鳴鐘、紫木花，及諸圖書等物，上以其志在禦敵，特加一資因台啟還收。<sup>(18)</sup>

這一次陸若漢贈送給朝鮮國王的禮品，朝鮮文獻《東國寶鑒》卷35有更詳細的記錄：

〈天文圖〉、〈南北極〉兩幅，〈天文廣教〉兩幅，〈萬國全圖〉五幅，《紅夷砲題本》一冊，千里鏡一部，日晷觀一座，自鳴鐘一部，火砲一門和《治曆緣起》二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遠鏡書》一冊，《千里鏡說》一冊，《職方外紀》

一冊，《西洋國風俗紀》一冊，《西洋國所獻神威大銃疏》一冊。<sup>(19)</sup>

從《東國寶鑑》的記載可以看出，這一次陸若漢贈給鄭門源的天文地理圖有九幅，其〈天文圖〉、〈天文廣教〉三幅圖，當為西方天體圖冊，〈南北極圖〉一幅，〈萬國全圖〉為五幅；漢譯西洋科學著作六部：《治曆緣起》兩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湯若望《遠鏡書（說）》一冊，《千里鏡說》一冊，艾儒略，《職方外紀》一冊，《西洋國風俗紀》一冊；另外，還有中國人著述西洋人獻神威大銃的奏章及紅夷砲題本各1冊。西洋器物主要為十種，望遠鏡一架，庫帕稱這架望遠鏡值白銀三四百兩；日晷觀一座，庫帕稱這日晷可測量時間、方位及日月經路；自鳴鐘一座，庫帕稱其為“會每小時自動鳴叫的鬧鐘”；火砲一門，庫帕稱其“可短時間連發砲彈”。<sup>(20)</sup>如此大規模地向朝鮮輸入西方天文圖、地圖、西方科技書籍及西洋器物，這在朝鮮西學傳播史上應是第一次。

### 三

“西學”一詞，原意為中國明末清初基於天主教價值意識的有關西洋及西洋文化的學問。“西學”這一術語是明末清初一些來華的耶穌會士用中文撰寫和翻譯西方學術所用的，如高一志的《西學治平》、《民治西學》、《修身西學》、艾儒略的《西學凡》等，耶穌會士稱之為“漢譯西學書”，或稱之為“漢文西學書”。因為耶穌會士將西洋學問稱為“西學”，後來中國、朝鮮學者亦同樣使用此術語，開始流傳於知識份子中間。西學傳入朝鮮是17世紀初，主要是通過赴燕使者而獲得。正如韓國學者金美子所稱：

十七世紀以前韓國人的心目中幾乎沒有西方，即使對西方有認識也很微弱。<sup>(21)</sup>

朝鮮燕行使逗留中國期間，為強烈的求知欲望所驅使，主動訪問北京天主堂和欽天監，與西方傳

教士交往。他們把一些漢譯西學書帶回國，由此掀起一場“西學熱”。朝鮮歷史學界認為向朝鮮國最初介紹西學的是李暉光。李暉光（1563-1628）以使者身份三度來中國，逗留北京期間，他接觸到西學，一開始就對這種異質文化非常感興趣，便積極打聽西方情況，把西學書帶回國去。李暉光在其刊於光海君六年（1614）的《芝峰類說》一書中粗略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世界地圖、利瑪竇和天主教等，這使朝鮮王國的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將目光落在西方科學與漢譯西學書上。光海君七年（1615）許筠自使明回國，帶回西書四冊。<sup>(22)</sup>朝鮮西學傳播至朝鮮王國之初，大部分知識分子抱着對新學術的單純好奇心來嘗試着接納和研鑽西學。隨着傳入朝鮮王國的西洋文物、漢譯西學書的不斷增多，其種類更加豐富，一些實學派學者發現了西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

而陸若漢崇禎四年對朝鮮半島的西學傳播，其重要性更要超出前幾次，其意義十分重大。

第一，陸若漢這次傳入朝鮮的西器有火砲一門，這門砲“不用火繩，以石擊之，而火自發”。<sup>(23)</sup>庫帕則稱這門砲可以短時間連發砲彈。從《東國寶鑑》記錄還有《紅夷砲題本》一冊，估計這門砲應為紅夷砲。值得注意的是鄭陸會晤時，鄭門源還安排裨將鄭孝吉向陸若漢學習紅夷砲的操作方法，學成後再讓他們回國。這應是西洋火砲技術第一次正式傳入朝鮮。當時朝鮮在後金勢力的威脅下，仁祖皇帝非常關注加強國防建設。故鄭門源這一次引進的紅夷砲及紅夷砲技術引起了仁祖的高度重視。仁祖嘉獎鄭門源：“覓來西砲，志在禦敵，誠極可嘉，特加一資。”<sup>(24)</sup>早在仁祖六年（1628）曾有荷蘭人朴淵一行飄流到濟洲島，仁祖將其編訓練大將具仁厚麾下，讓他們講授紅夷砲製造法。<sup>(25)</sup>這門紅夷砲實物的傳入，對於當時朝鮮軍隊學習紅夷砲技術及製造紅夷砲提供極重要的參照物，為朝鮮軍事技術的提高，增強朝鮮軍隊的戰鬥力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千里鏡與《遠鏡書（說）》的傳入。千里鏡不僅是觀測天體的測量儀器，而且在當時的航海及戰爭也是重要的工具。歐洲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

初即已開始出現望遠鏡，德國傳教士湯若望於天啟六年（1626）完成《遠鏡說》一書，並攜帶第一架望遠鏡入華。<sup>(26)</sup>韓霖《守圉全書》卷三稱：

望遠鏡，來自大西洋國。近日西洋陪臣貢獻御前。問有驚者，直四五十金。<sup>(27)</sup>

到崇禎時，望遠鏡在中國已不是特別稀罕的東西了，因為在市場都已經買到。但陸若漢這次贈鄭門源的“千里鏡”，應是望遠鏡第一次傳入朝鮮，它連同湯若望這部介紹望遠鏡的使用方法、價值及光學原理的《遠鏡說》一書同時傳入朝鮮，這對於朝鮮天文學的發展及軍事技術的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自鳴鐘是當時先進的西洋計時科技產品。萬曆年間，羅明堅、利瑪竇先後將自鳴鐘傳入中國，到萬曆末，中國人不僅熟知了自鳴鐘技術，而且開始仿製生產自鳴鐘。但陸若漢這次贈給鄭門源的自鳴鐘卻在朝鮮為第一次傳入。自鳴鐘傳入後，朝鮮宮廷匠人也開始仿製自鳴鐘。據金埴記載，密陽人劉興發曾仿製自鳴鐘成功，在觀象監裡也仿製了自鳴鐘。<sup>(28)</sup>

第四，陸若漢這次傳入朝鮮西學中影響最大者應屬西方天文曆法及地理方面的知識，共計有圖九幅，書四冊，儀器二件。而天文、曆法及地理方面的知識，也是最容易為國家接受的西洋科技。如〈天文圖〉及〈南北極圖〉是朝鮮人最初接觸的西歐天文圖。<sup>(29)</sup>到肅宗三十四年（1708），朝鮮國內成功仿製了這兩種天文圖。<sup>(30)</sup>利瑪竇的〈萬國全圖〉早在宣祖時期李暉光就接觸過此圖，並撰文予以介紹。<sup>(31)</sup>陸若漢這一次又向朝鮮輸入五幅〈萬國全圖〉，到1708年時，朝鮮也仿製完成〈坤輿萬國全圖〉。<sup>(32)</sup>《職方外紀》一書是天啟三年（1623）由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完成。該書連同《萬國全圖》及《西洋各國風俗紀》等書圖傳入朝鮮後，對朝鮮知識分子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具有極大的衝擊，擴大了朝鮮人的世界知識。英祖時李瀛閱讀《職方外紀》記錄到“大西洋很大但不深，在大西洋外的土地

上早就有西方的國家”。<sup>(33)</sup>這樣的新的地理觀，極大地影響了同時代的學者，包括李瀛的弟子安鼎福等。還有慎後聃，他讀完《職方外紀》後，自著《西學辨》，詳細地闡述了西洋地理知識，還評論了西洋的教育、學術及宗教等問題。<sup>(34)</sup>

一次不經意的會晤，實際上是當時耶穌會的精神安排的。朝鮮使臣崇禎三年十月到京的消息為在京的耶穌會士知悉，而天主教敲開朝鮮的大門一直是耶穌會夢寐以求的願望。如果在北京耶穌會與朝鮮燕行使接觸並贈送西洋火器及禮品，勢必引起明王朝的警惕，甚至給北京耶穌會士帶來危險。恰逢登萊巡撫孫元化（天主教徒）要徵調陸若漢及葡國銃師到登州練兵，而朝鮮使臣返國又必經登州，故耶穌會巧妙地安排了這一幕“陸鄭登州之晤”，完成了這一次西學大規模傳入朝鮮的行動。不然，何以赴登州練兵的陸若漢會攜帶如此之多的書籍和禮品隨軍呢？而這一巧妙外交行動的執行者為熟悉東方事務的陸若漢，可以反映當時耶穌會對陸若漢所寄予的重任。

#### 四

自17世紀初開始，部分朝鮮入華朝貢使臣——燕行使在出使中國的過程中接觸到西方文化。出於對異質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們在求購漢譯西學書的同時，訪問北京天主堂，並積極主動地尋求與在華西方傳教士進行直接對話。在西方傳教士還未涉足“隱士之國”朝鮮之時，是燕行使的這些活動使西學從中國進一步東傳朝鮮。西學初傳朝鮮的主要推動者不是耶穌會士，而是朝鮮的燕行使，這與大航海時代以來西學初傳中國和日本的途徑是迥然不同的。然此時在京活動的西方傳教士陸若漢等人之作用不可忽視，他們巧借赴京燕行使這一管道將天主教文化、西學的影響間接地傳入朝鮮這個封閉的王國。之後，隨着東西文化進一步深入的交流，漢譯西學書大量流入朝鮮，它對朝鮮後世產生了積極影響，由前期赴京使臣傳入的漢譯西學書不僅在精神文化方面給後期朝鮮社會帶來了天主教信仰，也在物質

文化方面導入了天文、曆算等科學技術，對傳統社會產生了較大的衝擊，導致近代朝鮮出現多元文化並推進了朝鮮近代化的進程。

## 【註】

- (1) 朝鮮時代對明、清的行使稱為“朝天使”，俗稱“燕行使”。
  - (2) 《明史》卷二二〇，〈朝鮮傳〉。
  - (3)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一，〈朝鮮〉。
  - (4) 任桂淳：〈試論十八世紀清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節問題為中心〉，載《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 (5) 樸趾源就是乾隆年間出訪過中國的一位朝鮮使者。他是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朝鮮偉大的思想家和現實主義文學家。1780年，他作為文人名士被邀隨同為乾隆皇帝祝壽的使節團來到中國。歸國後，他用中文寫下了卷帙浩繁的《熱河日記》，詳細記載了他在訪問中國時的所見所聞。
  - (6) 樸趾源：〈熱河日記〉，《馱訊隨筆》頁46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版。
  - (7) 李元淳：〈朝鮮西學的歷史意義〉，載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頁342，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 (8) 《增補文獻備考》卷一七三，〈交聘考〉七，頁65，韓國東國文化社，1957年版。
  - (9) 前揭《增補文獻備考》卷一七三，〈交聘考〉頁65。
  - (10) 鄭經世著：《愚優先生文集》卷〈請復登州舊陸〉。
  - (11) 參見朝鮮《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三，崇禎三年七月己卯條，卷二四崇禎四年七月甲申條，《崇禎長編》卷三九，崇禎三年十月辛酉條。
  - (12) 前揭《守圉全書》卷三之一，韓雲《戰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議》頁108。
  - (13) 前揭《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四崇禎四年七月甲申條。
  - (14) 安鼎福著：《雜同散異》第22冊，《與西洋國路掌教若漢書》，轉引〈韓〉李元淳著，王玉潔等譯《朝鮮西學史研究》第1章頁3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15) 安應昌《考同考異》第22冊〈西洋問答〉，轉錄日本山口正之〈清代在華歐人與朝鮮使臣〉，載日本《史學雜誌》第44編第7號。因未見原文，疑安應昌即前揭安鼎福，《考同考異》即是《雜同散異》，譯名各異。
  - (16)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不值得一提的會面，在朝鮮王室的記錄裡卻有詳細的記載。陸若漢在日本和中國度過了五十六年光陰，可無論中國，或是日本的年代記中有關他的事迹
- 沒有隻言片語，而朝鮮這個他一次也沒有訪問過的亞洲國家，僅僅因為陸若漢贈送一次充滿異國情調的豐富的禮物，卻讓他的大名得以流傳後世。
  - (17) 前揭《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四，崇禎四年七月甲申條。
  - (18) 青柳綱太郎著：《增補文獻備考》卷一百七十四，頁35，朝鮮研究會，1917年。
  - (19) 《東國寶鑑》卷三五，李瀛《星湖僊說類選》卷四〈陸若漢〉所載物品稍有不同，轉引《朝鮮西學史研究》第2章頁65。
  - (20) 前揭邁克爾·庫帕著，松本 譯：《通辭—ロドリゲス》，頁340。
  - (21) 金美子著：〈韓國如何通過中國接受西方文化〉，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12月20日。
  - (22) 《光海君日記》卷八七，光海君七年二月癸未。轉引自〈韓〉裴賢淑撰，楊雨蕾譯：〈17、18世紀傳來的天主教書籍〉，載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第二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 (23) (24) 前揭《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四，崇禎四年七月甲申條。
  - (25) 前揭《朝鮮西學史研究》第2章頁62。
  - (26) 方豪著：〈伽利略與科學輸入我國的關係〉，載《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頁63-71，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
  - (27) 前揭《守圉全書》卷三之一〈製器篇〉頁15。
  - (28) 洪以燮著：《朝鮮科學史》頁260，正音社，1946年。
  - (29) 李龍範著：〈關於法住寺所藏的新法天文圖說〉，載《歷史學報》31輯，頁51-52，1966年。
  - (30) 崔錫鼎著：《明穀集》卷六〈論泰西乾坤〉。
  - (31) 李晔光著：《芝峰類說》卷三〈外國〉。
  - (32) 李龍範著：〈關於法住寺所藏的新法天文圖說〉，載《歷史學報》31輯，頁51-52，1966年。
  - (33) 李瀛著：《星湖先生全集》卷五五〈跋職方外紀〉，頁24-26。李瀛因為曾通讀過《職方外紀》，所以能夠闡明《職方外紀跋》。他不僅接受了《外紀》及《西洋輿地圖》所述的世界人文地理知識以及有關自然現實的西洋自然地理知識，而且還接受了“地球說”，克服了所謂“天圓地方”的傳統說法。他舉出哥倫布及麥哲倫繞世界一週之例來真正理解到“地球說”，還引用地心論來說明人類居住在地球表面上卻不墜落到空間的現象，這可謂是通解“地球引力說”的結果。由李瀛所認識的“地圓”，到洪大容發展為“地轉”。
  - (34) 李元淳著：〈職方外紀與慎後聃的西洋教育論〉，載《歷史教育》，11-12合刊，1969年。